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二

天下無事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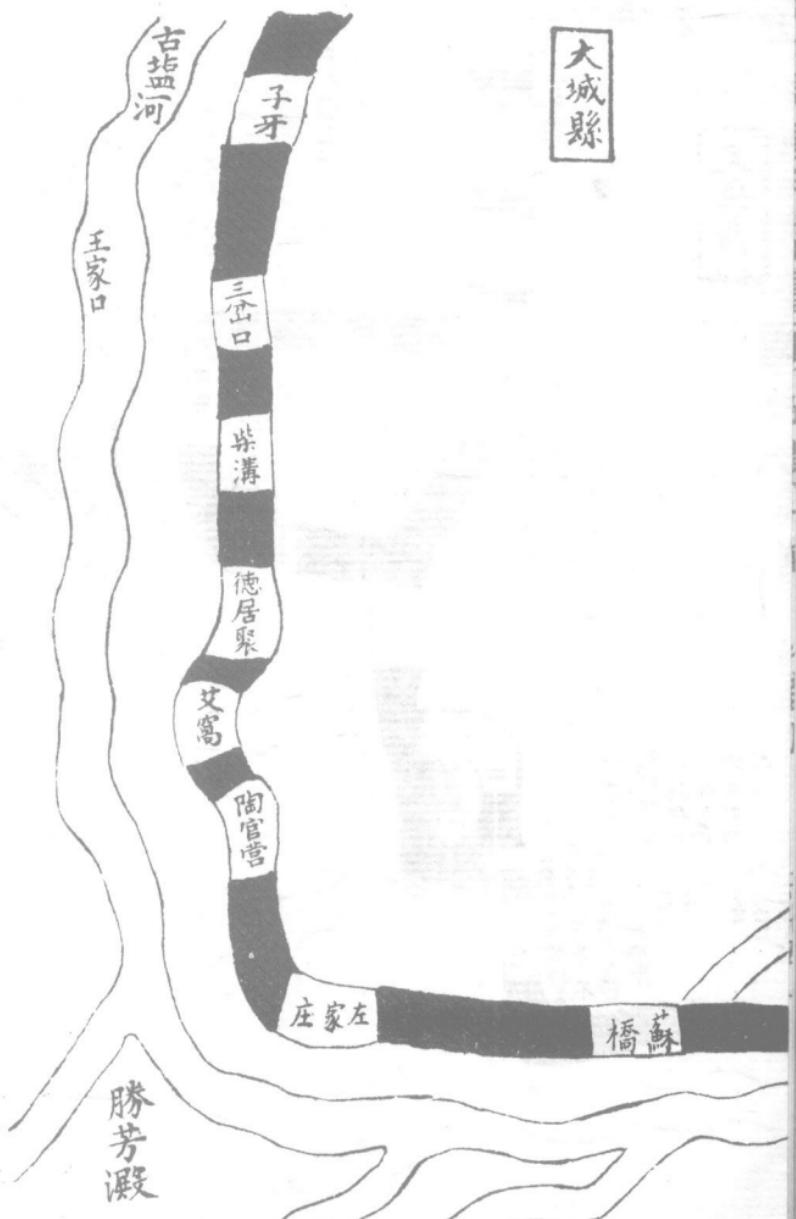
順治十七年八月御史陸 跡言霸州城南之地保定縣河北
之固安縣東莊等處俱坐落堤外向時止有琉璃河水道
故十年五潦以五年之取賠五年之潦民止勞其力而未嘗盡其
財自順治十年間漳河南注從霸州城下達曰頭村而赴東淘
渾波所過蕩為巨津而三處土地皆成水府淵深不測一望汪洋數
十里牛噴立良田久已間諸水濱矣

冊一第編原

文安縣



大城縣



文安縣志序 紀克家 故邑地形如仰盂為十五河尾間秋水驟至間磚為河故歲多逋賦不能佐公家急為長吏病然所恃為命脉者惟隄防是賴隄之綿亘百五十里大半在他郡邑地故修築功力亦與他郡邑共之此勤彼怠人緩我急九仞之功虧于一簣千丈之防穴於一蟻此文之第一苦也其次莫若大戶頭後蓋敝邑賦分九則富者為影射為占冒超然計口之外故積年所僉派皆赤貧其實而大戶其名耳至頭役之累尤不可勝言無論一切解支悉為包賠即過客供張一飯一蔬一瓨一席皆于焉取辦故事三年一編千家立見蕩析此文之又一苦也次莫若屯牧課稅夫屯牧地坐落汙邪之鄉水至則為江為湖蕩若巨津遇旱而剛鹵不能施耕耨昔人所謂石田者間或長鳬茈亦可療饑總屬不毛之地既不毛賦于何有故課稅之設皆非正供乃二正時

閩人用事、投獻紛々、莊田官稅、為名不一、皆百姓所鬻兒佃產以賠償者、自先京理倡議力請減徵以蘇其困、而害稍捐、此文之又一苦也、次莫若寄養馬、薄地四頃養一馬、旱則苦水草不克、一遭渰沒、家且浮矣、而况于馬、故往往有繫之公門而去者、不得已累及里甲、萬不得已、則以公署闢為官廐、甚至馬斃而家隨之、且不止斃一家而槩里隨之、此文之又一苦也、次莫若鬻官鹽、從來鹽法之行、祇有禁私販以通官商者、敝邑則按口而給、如期而徵急商課嚴於國賦、非通商以裕民、而厲民以惠商、此文之又一苦也、凡此數者不害于法、而害于法不法。

水經 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至武邑與寧池即滹沱河至成平與清河合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一右出為激一水北注寧池謂之滻口即大城之清漳亂流而王家口

入于海

濁漳又名衡水即禹貢所謂覃懷底績濁漳水橫流入河

清漳水出上黨

沾縣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

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西山酈道元云逕鄭縣故城北東至文安縣與季池合

澠水

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

注之道元云即禹貢所云恒衛既從也疏云恒水出常山上濁水

曲陽縣東入澠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

濁水

昭公七年齊與燕會于濡水杜預云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

鄭縣入易水地里誌云博水東至高陽入河又東北徐水注之

聖水出上谷東入于海註云東南流注于巨馬河不達于海巨馬

河出代郡廣昌縣涑山又東過渤海東平舒北東入于海註云即

又謂之白溝于平舒北南入于零池同歸于海一統誌云一在永清縣南一在霸州治北又徙而南俱桑乾支流與水經巨馬河異

派

史記趙惠文王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七年又徙

漳水武平南括地誌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今城東北七十二里勝芳鎮衆水匯流疑即武

平會通河在縣治北四十里水自霸州匯者一十有五曰廣陽水
涿水范水鹽溝水盧溝河胡良河巨馬河夾河琉璃河沙河龍泉
河玉帶河磁河汊河霸水自安州雄縣匯者三十曰梁河清苑河
石橋河土尾河徐河方順河長流河溫義河馬村河紫泉河五里
河拒馬河白溝河白澗河唐河沙河滋河滹沱河雄河鴉兒河逍
欖河祁水易水女思谷水濡水涞水雷溪子莊溪一畝泉雞距泉
自河間任丘匯者二十有一曰澠水西韓河其陶河即治綿募河
裕陽河衛河減河派河臘脂河當城河告河濁漳河清漳河夾河
恒水倒馬關水滹沱河高陽河漕河長豐渠五官淀以八十步之
渠而滙巨浸六十有六此邑之所以歲苦波臣也

河綿募河

石溝河在縣

治東北五十里

柳河在縣治東北二十五里

急河在縣治東

北二十里

文安潭在縣治北十五里

大寧橋口在縣治東南

五里

玳瑁口

在縣治東南二十五里

火燒淀

在縣治東二十

五里廣四千餘畝聚石溝柳河急河三水流入衛水達直沽

窪淀

在縣治東南

牛臺淀

在縣治東

白龍淀

在縣治北

勝

芳灘

在縣治東北七十里上接會通河下達三角淀

大司馬王公遴議自保定縣東路瞳村起自西向東由周家庄戴家庄魯家庄西營村直抵堂頭村築大堤一道務極高厚南護文安地方計長約四十里計用夫二千名做工兩月每夫一名給工食銀一兩五錢計銀六千兩此一勞永逸二州七縣之利義當共舉事難惜費俟堤既成即將路瞳村迤北至口頭村卜家庄善來營苑家口蘇家橋沿河一帶南岸之隄盡為失去秋水一發即以所築之隄為南岸則水豈能復壅所謂不與水爭利是已此策之上也目前之計但當於苑家口栲栳圈二河之中內有民田京營

地約有四五十頃亦因水患皆曲為防一遇水發最為壅塞若將民田京營地捐其賦稅一半餘者各州縣代補聽各自種自食春間無水尚堪種麥夏間稍旱亦可種菊其中曲防盡為決去則秋水亦不致大壅此不過一舉手之力邑侯郭公允厚議二策一起自注窩東行至圍河出保定之南經留寨之北過西營抵蘇家橋築月堤一道長約二十五里有餘遠者去河二十里近者去河亦數里容蓄有餘水勢漫緩此王大司馬展堤之遺意也雄霸諸水舉不能東下而犯文安此上策也或曰河之決而入文安也多自保定之下苑口之上則今築月堤而護文安亦當自保定之下苑口之上起于保定舊城基下東北經孔家甫戴家庄至西營抵蘇橋不過十三里許此其工力較前堤減半而黑牛口白家道口諸水之自雄入文者尚不能救也此中策也憲副井公濟博遜

注一

堤議由注窩西里許起自白家道口西北達保定縣上五哥庄築
為遙堤以防廖家黑牛等口之衝上五哥庄經保定縣東北至路
疃村南頭俱極高阜仍用舊防由路疃村南頭起經東北西營村
達蘇家橋亦築為遙堤以防路疃口頭杏葉等處之衝仍修北堤
以縷水復設遙堤以豫防北堤可守則守北堤不可守則決
蘇橋東頭之堤以洩水而共守遙堤水勢既寬必無潰決患矣
霸州道觀察王公鳳靈議余觀直沽之上有大淀有小淀有三角
淀廣延六七十里深止四五尺若因而增益又為之堤停蓄衆水
而委輸于海水固有所受也然後濬治舊川為長堤以束之高廣
倍于前功使水有所行又多開支河聯絡相屬使水有所分見在
窪淀不下數十處又各深而堤之使水有所積則雖有淫潦飛流
大川瀉之支河析之諸淀澗之高堤防之可以無橫溢滔天之患

矣。堤易壞必有堤夫歲繕河易淤必有浚夫時挑支河既分必多
有橋梁以通濟則川得安流田得利溉人無病涉戎馬不得長驅
地方大利也。文安大城別為一區亦宜用此法多方疏濬然非
朝廷定其議大臣董其役勢必格而難行功或苟而速就求河之
治可得乎。據今姜公揚武議夫水之行地猶血脉之周身欲疏
通不欲底滯其性一也顧咽喉其可噎乎脉絡其可壅乎尾閭其
可塞乎玉帶河抵苑家口水之咽喉也古葢河水之脉絡也三家
淀與三角淀水之尾閭也今桑乾巨易淮西北洪流而注于八十
步之渠噎乎不噎乎鹽河即衡水滹沱之故道歲久堙閼閼為桑
田秋水灌河餘波橫溢壅乎不壅乎三家淀塞則衡水滹沱之水
不得游衍于灤塘石溝臺山勝芳與三角淀不聞于浮沙即鹽于
敗葦而漑易桑乾胡梁巨馬諸水不得奔流于滄海祇聞峻防未

聞疏濬若此者、塞乎不塞乎、用王司馬展河之策而咽喉之病除
用元人疏河許中丞濬河之策而脉絡尾間之病除夫水之齧侵
者與水爭勢也以八十步之渠而闢為三里之渠河身廣濶波流
漫衍不惟霸文保大無衝決之害而雄縣新城安州新安高陽任
丘俱免壅塞之患矣往時滹沱潰而北桑乾潰而南北交湏而
南患更慘于北余昔經薊河見故道空曠漫漶未疏一加挑濬便
成寬渠南河通流何由北注則西南之水由真定河間而匯于滹
沱河者亦可以殺其奔騰之勢而文邑免交湏之苦矣靜海居民
塞三家淀者有禁凡滹水經由之故道悉濬之使深廣由蘇家橋
迤東烟波浩淼萬派朝宗近為沙草填淤而變為斷港絕流者亦
濬之使深廣下流一塞則上流必溢下流之趨海者既順則上流
之歸壑者愈疾如是則壅塞之弊撤而九河之績奏矣夫展北河

濬南河疏下流要皆相地之脉順水之道貫惟仍舊費可永寧由是而咽喉而脉絡而尾閭猶閉為閥格潰為癱疽無是理也又議云憶余垂髫時同卿徐公諱貞明奉命開三輔水利阻于浮議曰北土不宜稻也庚戌陳生國紀與涿鹿覓越人之習水利者號畦引水創為稻田阻于衆口曰北土不宜稻也余私詫曰今涿涿漁陽廣栽秔稻民獲其利矧職方氏云幽州穀宜三種鄭云黍稷稻賈公彥疏云幽與冀相接冀皆黍稷幽見宜稻故云三種黍稷稻也是幽之宜稻其來舊矣或曰涿涿之間山泉清淺正劉靖紀勲碑所云疏之斯漑決之斯散也者吾鄉亢旱則涸及三泉隄墻則水深五丈障之猶虞蕩決引之更益奔衝談水田于豐利非徒無益實增之害也余聞之輒然曰若所云云真夏蟲之不可語水者矣且漳水可以灌鄴旁涇水可以富閼中何吾鄉之于河獨避

之如仇而畏之如虎耶及讀宋史何承矩傳自順安瀕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悉為稻田食貨誌云凡雄鄭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溉灌吾鄉始為塘灤終為稻田防塞實邊具有成績稻田有八利多為溝渠引填淤之水利一分为支河疏壅塞之害利二旱不虞枯槁利三水不虞泛漲利四通舟楫以便轉輸利五稻一斗易粟數斗利六逋賦易完利七戎馬不得馳突利八然始必壞民丘壠多起丁夫變置川原遷延歲月都邑易騰浮議愚民潛布流言未驅載穗之車已中鑠金之口必主之密勿付之重臣勿因小害而阻撓勿徼微利而鹵莽寬其文網需以歲時則數百載之曠典庶可次第舉矣

文安地形如釜當十五河之衝為泉流匯歸之區也其三營四淀皆不毛之地初無額課自正德時始議開墾而大有力者乞為庄